

漢書門類
九
九
六
七
一
八
四
二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九九七
冊架函號類

小説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67
冊數	2 (1)
函號	309 8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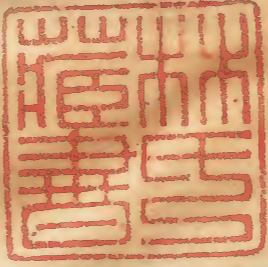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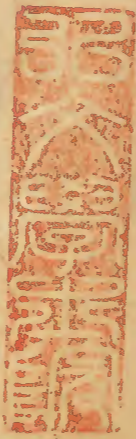


勦闖小說叙

君父之仇天不共戴



淺草文庫



國家之事下不與謀仇不共戴則除亮雪耻之心同事不與謀則憤時憂世之情鬱於是乎聞賊之盛則怒聞有紕首拜賊之人則愈怒聞賊之衰則喜聞有奮氣勦賊之人則愈喜怒則眦裂髮豎恨不得挺劍而搃其胸喜則振足揚眉恨不得執鞭而佐其役此天理人心之必然而不容已者也壬申三月之變天摧地裂日月無光奉朝肉食米

夫既悠々忽々以釀此巨禍迨乎潰敗決裂死者死降者降
逆者逆刑辱者刑辱降者貪一日之榮逆者徼一時之
倖刑辱者偷一夕之生罪有重經失節則一即死者亦僅
了一身之局而於

國何補

國家養士近三百年而食報區々若此豈不痛哉吳三桂
舍孝取忠棄家急

國效申胥依牆之泣以遂秦喪逐吳之功真正奇男子大

丈夫作用雖匡扶之局未結而中興之業已肇是惡可無
傳余結夏半月泉精舍遇懶道人從吳下來口述此事甚
詳因及西平勦賊一事娓娓可聽大快人意余童子援筆
錄之可怒可喜具在編中用以激發忠義懲創叛逆其於
天理人心大有關係非泛嘗因果平話比故興文館請以
付梓而余為叙數行于首

西吳九十翁無競氏題於雲溪之半月泉

新編勦擒通俗小說

第一回

李公子民變聚眾

闖踏天兵盛稱王

第二回

北京城文武偷安

承天門闖賊射箭

第三回

偽相籍地點朝官

忠臣損軀殉聖主

第四回

衆逆臣甘受偽官

宋矮子私譚朝政

第五回

迫金錢賊將施威

求富貴降臣勸進

第六回

吳總鎮奉義勾東虜

李逆國大敗走關西

第七回

蘆溝橋樵夫嘆歧路

金壇縣秀士鬧賞官

第八回

肇中興南都正位

感時事草莽上書

第九回

愚百姓怕死迎偽官

舊洛部用計復德州

第十回

黎巡撫協力勦偽黨

吳平西孤忠受上爵

新編勦闖小說

第一回

西吳懶道人口授

李公子民變聚眾闖踏天兵盛稱王

百年虜運腥中土百姓嗷嗷餵豺虎虐焰燔空上帝

嗔二十四將扶真主龍文盡見靈笈勸手提三尺光

如電鬼神助怒掃胡兒乾坤此日開生面偽吳偽漢

相繼亡獨挽黃河洗八荒王師似雨山河潤帝澤如

春草木香九方重譯齊替顛鬼鬼功德彌天壤太平

四

一統福無疆八百姬占猶未廣
這篇古風單道國朝八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重開日月鬼鬼功德千古無兩自

然曆教綿長千秋萬歲跨越商周大非漢唐衆之比也

高皇帝定鼎建業名應天府是為南京到

成祖文皇帝起兵燕邱代了

建文帝之位遷都北平名順天府是為北京以南京為陪

都傳 洪熙 宣德 正統即天 景泰 成化 弘

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泰昌 天啓到

先皇帝改元崇禎是第十六葉天子了想起萬曆年間

文帖武熙民安物阜雖有日本關白及土官楊應龍字

承恩之亂俱不久蕩平皆因大小臣工忠君愛國不招

權勢不納貨賄不立門戶不徇情面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百姓享四十八年太平不受兵革之苦泰昌年促傳

與天啓這朝天子也是个聰明之主因誤任了一个

太監叫做魏忠賢他自從伏侍東宮得蒙寵任以後存

司理監秉筆用事漸、弄權結交奶母奉聖夫人客氏表裡為奸擅作威福附己者升異己者黜又創宮操以收兵柄盜內庫以營私窟其時有个忠臣湖廣應山人姓楊名漣號大洪上了極利害的本列忠賢二十四大罪逆璫大怒矯旨拿送詔獄窮治其黨一時正人君子不論在朝在籍盡行拿問重者處死輕者謫戍諛得滿朝官員重足而立兢、懼罪相率拜其門下願為乾子乾孫不計其數更有無恥小人稱其功過周公德擬孔

聖請於北京文廟之傍建立魏公生祠南都亦效其尤風十三布政爭先立祠獻諛那時魏忠賢爵為上公宗族親戚俱襲封爵真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都呼為九千歲再過幾年怕掙不出這一千歲來、明朝險些兒化做了逆璫的世界此時人心洶、無不危懼

天啓七年

熹宗皇帝駕崩

先皇帝以兄終弟及之義入正大統是為崇禎

先皇帝自居藩邸便稔知逆璫之惡奈他羽翼已盛不可驟除乃陽錄其定策之功加祿進蔭漸削其大權黜之於外然後明正其罪討而誅之凡附璫之輩定為逆案或誅或戍或奪或錮雖則除了一件心腹之疾朝堂之上經了兩番剝削如服硝黃去病元氣未免大傷此時倘有賢臣良輔乘聖主英明之氣潔已奉公任賢圖治使祖宗之盛何難復睹其如自逆璫以來習成了一個庸碌保全富貴的套子大家以不懼璫禍

為宰相安無事不展一籌偶有幾個打病虎斷死蛇以擊璫為已功者又立起個門面來自謂氣節清流高自標榜要人依附但論同異不論賢愚但問恩仇不問好歹就有一班隨聲唱和的借他名色哄取要位立定了脚頭一般樣招權納賄事非錢而不行人非錢而不用朝中如此外任亦然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加之征調太煩加派太重征收無法民不聊生所以奴虜未息流賊後起有詩為證

中外艱危孰借籌處堂燕雀且優游奉朝明黨堅難破
四野于戈鬪不休天下虛心明賞罰臣工專意快恩
仇杞人空自憂天覆藿食難參肉食謀
且說何以謂之流賊他攻城而不取得地而不居所過
之地子女玉帛搶掠一空壞了一處又到一處如水之
流而不定故曰流賊當初正德年間劉六劉七齊秀名
趙風子一夥作亂在霸州起手反入遼東轉至北京次
到河南流入陝西山西又至湖廣直到山東轉入南直

隸瓜楊地方經過七個布政司打破大州府三十二處
小縣一百十七處從來流賊之強莫過於此却不曾占
一城踞一府稱孤道寡不過是鼠竊狗偷終覆滅于揚
子二狼山之上如今的流賊更不比當初他占踞了幾
个省城改元建號直犯京都慘及

君父此盤古以來未有之變起于時也不過是响馬強賊
搶掠營生若地方官肯用心披勒如一燈之火何難撲
滅其如上下相蒙各圖苟且卸擔那有實心做事的所

委勦賊兵將反以賊爲利或受他的嘗例買路放走反
將賊人取殺平民割取首級虛報軍功養成賊勢日盛
一日亦或有司懦弱怕事賊兵來時欽取民財賄賊求
免以此賊愈得志屢敗官兵掠地攻城縱橫無忌及州
縣失事上司又怕連累自己官甘心与他遮覆買靜求
安道至地方整片失陷朝中大臣還怕聖上嗔責不
敢奏聞捱日捱月釀成大禍非一朝夕正是
微烟忽作薰天焰
滴水翻成大海波

話說己巳年間奴酋毀牆深入圍困京城兵部傳檄各
邊徵兵入援有甘肅巡撫梅之煥號長公乃湖廣黃州
府麻城縣人此公有文武全才在甘肅威名大著至是
奉命勤王各邊惟有甘肅最遠兵士多不願行因
梅公刻期誓衆自己親行總兵官也不敢有違終出界
口四五日地方糧餉就不接濟了前隊之兵口出怨言
總兵官不用好言撫慰只顧催趲上路動不動便是捆
打軍中有幾個不善良的率衆鼓噪起來四散奔走後

隊梅公大兵已到將總兵官叅處了下令招安點起名
來已少了二十餘人矣那二十餘人大率是軍中出尖
倡亂的恐怕梅公訪實治罪所以走避開去梅公又得
了个甘肅警報說道虜兵入界星夜回兵勦虜未暇搜
捕這幾個逃兵知梅公回兵又不敢還鄉只得各尋頭
路而去內中卓表一人姓李名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
縣人多力善射平昔不守本分專一好說大話闖沒頭
禍綽號闖踏天在甘肅總兵標下充做一名隊長鼓噪

之事是他起頭走到山東地方遇着一夥北來的逃兵
將他裏住索取財帛李自成說出來歷又自誇一身本
事這夥逃兵道我等無處安只想落草汲有个頭目你
來得湊巧就尊他爲長揀一匹好馬与他騎了自成就
去結連九十八寨响馬強盜做夥打劫共有十二個頭
目自闖踏天之外更有老回、洪太、一斗粟翻江龍、
五鬪王曹操王一條棍格子眼八大王等惟老回最
尊在山東河南地方出沒打家劫舍官軍不能抵當老

由卜病死。洪太、又中砲而亡。闖踏天兼并其衆軍中
尊爲闖王。只有八大王張憲忠自恃其強不肯屈服投
順在總督熊文燦麾下。熊文燦原不知兵止會射幾枝
箭遂談天說地自負邊才兵部也就惑了。虛名推轂他
起來做剿寇的總督。張憲忠狼子野心一時納款原非
心服。文燦遂引爲腹心不能散其羽翼。友將軍器火藥
衣甲錢糧盡情應付他。他志高氣滿依舊反叛去了。熊總
督以此得罪。憲賊名雖附闖却自爲一隊騷擾湖廣地。

方靳黃一帶受其荼毒不在話下。再說河南開封府杞
縣有個公子舉人姓李名岩爲人良善好義。爲連年荒
旱米價騰貴。縣官不知撫恤窮民單比錢糧日事敲扑。
李公子遂動個條呈到縣。第一款求他暫停徵比。第二
款要他設法賑濟。縣官道上司催餉文書雪片下來若
不徵比將何起解必然罪及本縣了。至于賑濟一事縣
中沒這項無礙錢糧沒處設法除非本地大家自捨已
財搭救桑梓纔好。李公子見話不投機擊口氣自家把

倉中稻穀打第一回除了飯米餘下的盡數將來給散。本圖百姓許口開領煩甚如雷別圖的不得沾惠就有。一班無賴好事的糾五合十向圖中富家巨室門前鬧。炒引李公子為例要他發粟積貧也。有要打搶的也有。要放火的那些家巨室慳吝者多慷慨者少都抱怨李公子。鬧端起釁去稟知縣求其出示禁戢知縣只該勸他隨力發心各賑本圖豈不是个方便人情誰知知縣心中也怪李公子多事反出一面硬牌傳諭速解散。

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係亂民嚴拿究罪百姓亂嚷起來將硬牌打碎要打差人差人急忙奔脫去縣裏回復縣官這裏眾百姓一聚擁到縣前七嘴八張的囉哩高叫救命救命知縣在私宅裏聽得如此這般心中着忙不敢出堂便去請李公子進衙理怨道宅上既有許多稻穀何不輸在官倉待學生也設處幾擔稻子量情給派却不是好李公子道若輸在官倉只好飽吏胥之腹小民怎沾實惠況且一家之積豈

能遍濟各圖。知縣道如今百姓聚而不散。如何是好。李
公子道老父母快寫一個暫免比較的告示出去。安民
得晚生去勸諭他。知縣只得依言喚書手寫了告示。李
公子拿出縣門與眾百姓看了。道列位鄉親且散待我
做一篇勸賑的文字傳布各圖。定要他量力均出。周濟
你們便了。眾人道既是李相公分付我們。權且散去看。
三日之後作何處分。再到城隍廟會話說罷。紛而散。
知縣見百姓縣前打鬧。心上好生不悅。又見李公子一

言解散。差變成怒。兼怕三日後還又聚集。遂連夜備起
文書申到上臺。說道舉人李岩心懷不測。私散家財。買
結眾心。團聚千人。倡言搶掠。打差辱官。不容比較。若不
早治。恐貽大害。上臺輕信其言。就批仰該縣速拿李岩
究解。一面諭解百姓。免致激變。知縣奉了上司批文。就
去密拿李公子。監禁鋪內。眾百姓都忿。不平道李公
為要賑濟我等。累他為事。於心何忍。不如劫了他出來。
奉他為主。除了害民的狗官。也延得一時之命。於是。

呼百應頃刻間聚者千人於夜半殺入縣衙將縣官砍
為數段一面打開舖門救出李岩一面釋放獄囚劫倉
庫赫得縣丞典史不知逃奔那裏去了李公子道你等
雖出公憤如今弄出大事罪在不赦倘官兵到來如何
是好今聞王強盛見在本省隣府不如投奔他入夥眾
人齊色道好遂收入家私連家小上了車輛放起一把
火來燒得縣中七零八落次日縣丞回來備文詳上司
只道李岩果然謀叛商量發兵征勦李公子已去之久

矣李公子附了李自成為之謀主勸他尊賢禮士禁暴
恤民又道明朝恩澤在民已久只因近日年荒餉重
官貪吏猾所以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是假托仁
義說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
管事不肖者與民除害一應錢糧并減一半百姓定然
樂從可不煩兵力闖賊俱聽從之每用兵輒令李岩為
前隊李岩遣心腹之人裝作商賈四散傳布說李公子
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成口號教導小兒們歌唱喫

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閻王閻王來時不納糧
愚民信為實然每苦有司苛歛恨不得李公子之早來
民間認李公子就是閻王不知其為兩人也此時閻賊
乱了河南憲賊乱湖廣西省告急表文都經御覽發
下兵部閣部楊嗣昌領了尚方劍親出督師總兵在良
玉忠孝無雙屢敗憲賊憲賊遁走楊閣師題敘他戰切
請旨加良玉太子大保賜蟒玉掛平寇將軍印勅其協
力征勦以殄滅為期良玉遂到河南与閻賊大戰遊擊

將軍在明國在陣前一箭射中李自成右目自成帶箭
而逃大折一陣奔往山東自成自此損其一目又因酒
色成了个血漏未幾憲賊用詭計襲破襄陽襄王被弒
楊閣部糜餉亡師自知有罪自縊而死臺臣劾在良玉
縱兵擄掠玩寇不援朝廷遂降良玉爵三級奪其勅
命良玉部下將士皆怨莫有鬪志自此憲賊勢益猖獗
遂長驅席卷盡陷漢黃荆岳桂藩預先出走
惠藩相繼而奔湖南巡按劉熙祚親督水兵庇讓二

藩賊兵追之甚急劉公遣中軍護二藩星夜前行自己
入永州城為死守計以遏賊衝不期賊預有奸細在城
裡應外合開門納賊劉公被獲賊欲降之公不屈賊乃
閉之一室公閉口合目飲食不進賊臨以刀鋸公入罵
不已遂被殺於寧鄉宗師廟公死後壁上題有辭世詩
二首
倥偬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顏嶺北骷髏驚作
墨湘南宮殿倏成烟鶻血不沾無塚骨烏啼偏集有

孤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
故園隔別又經年今顏非復旧時顏山川草木俱含
淚貔虎旌旗盡作烟老婦浸勞尋蝶夢兒孫切莫種
書田葉弘化碧非奇事留取孤忠向九天
劉公既死全楚盡亡各路告急廷臣匿不以聞其時聞
賊知湖廣被寇復至河南攻州劫縣圍困了開封府周
王火出帑藏募兵守城相拒累年值黃河水次開封一
府俱被水淹周王乘船空身出走百姓沒船的俱化為

魚鱉哀哉。此乃壬午年事。論起河決，乃是天教傳說。開去盡道，聞賊決水滄城，益增畏懼。凡賊所至，望風而潰。賊繇是攻破南陽、懷慶等處。朝廷雖知聞賊猖狂，亦不知河南之盡沒也。當時也曾勅兵部集議徵調七省撫臣會勦，只是說而不作。又各處撫臣以兵餉難措，多有遣人賄賂兵部求息其事者。所以大兵到底不集，賊愈肆無忌。其年虜又深入，直抵山東，攻破濟南、兗州、東昌等處。朝廷委總督洪承疇率各邊兵禦之，又遣兵

部郎中張若麒監軍。虜初小却，若麒連催進兵。承疇道此乃虜人詭詐，必有伏兵，不可輕戰。若麒自奔貪功道，我兵厚集，不乘勝驅逐，更待何時。如若頃兵不進，即係逗遛。朝廷知之，罪責不小。洪總督被他逼勒，不過只得出令各路俱進。虜佯退走，我兵追之。中其伏中，唵哨一聲，虜兵四起，將我兵截為數處。彼此不能相顧。若麒見勢頭不好，扮作小卒下海逃脫。承疇遂陷于虜。全軍覆沒。京師震驚。遼東總兵吳三桂智勇兼全，傳檄各鎮。

開河蓄水，扼其歸路，各處援兵亦四集。且天氣漸熱，虜擄掠已飽，無不思歸。被困月餘，不得出口。

先帝嚴令，如有放出虜一人一騎者，即以失律治罪。命

大學士周延儒親往督師，虜愈慌迫。大出金帛買路，多者幾萬，少者亦數千。各將官受其賄賂，反替他向周閣老處打話說合，又道歸師勿掩窮寇，勿追不如放他出口。韃子受了這番驚恐，下次也不敢進來。若是不放之時，他揀命死戰，勝負難期。萬一又有夷兵接應，難保無

虞周閣老一來買靜求安，二來也得了他厚饋，反傳令放他一條走路。各鎮奉了督師軍令，不敢堵截。於是將士解體，而邊事大壞矣。後雖追究縱寇欺君之罪，輔臣坐贓賜死，亦何益哉。正是：

行邊不是裴丞相，李想焉能擒蔡人。

流賊見邊閔將士離心，益得志橫行。癸未秋間，勅兵部尚書孫傳庭督兵十萬駐河北，勦賊。用誘敵之計，以所擄良民充為賊兵，使當前鋒抵敵。孫督師連戰俱勝。

追奔百餘里賊又遣心腹之人率眾詐降假說賊中畏懼孫爺如犬羊之畏虎只是奔逃不敢對敵孫督師信以為真上疏自誇其能說不日掃盡鯨鯢必不敢遺一賊以貽國家之患朝中疑信相半賊兵十面埋伏哄得孫督師大齋集誘入伏中一色砲响齋已殺出官兵自恃屢勝不做準備被賊兵分頭掩殺死者死降者降全軍覆沒惟孫督師單騎逃走賊乘勢破了潼關直入西安府驅逐秦藩占執宮殿傳諭各府詭稱仁義之

師不淫不殺但兵臨城下不許抗拒第一鏡要縣官出迎第二鏡要鄉紳出迎第三鏡要百姓出迎如上城拒守攻破之日闔城屠戮寸草不留愚民惟恐屠城望風迎降全陝俱陷甲申歲首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二月間西犯太原平陽等府地方官不逃便降不惟不敢率兵抗戰且不敢登城固守賊所到之處或用降官仍舊管事或考選舉人生負委用責成措辦錢糧以供軍餉到寧武關總兵周遇吉與賊大戰我兵數千斬賊萬

餘賊兵後至者甚多。遇吉日夜在城巡守，援兵外絕，城遂破。猶率眾巷戰，殺賊數百，力竭被擒。賊憤其不降，磔遇吉於市，焚其家。一城百姓悉遭屠戮，有詩贊云：寧武將軍報國恩，呼兵巷戰拒妖氛。一時身死軍民戮，忠義如君有幾人。二十五日，賊兵圍真定。二十七日，守臣午茂華以城降。仍為知府，順天巡撫楊鶚出巡，被賊所傷，幸而走脫。巡按御史陳純德按臨遵化，逃回。二十九日，警報迭至京。

師戒嚴

先帝召閣部大臣共議戰守之策，皆言兵餉不足。宣增兵添餉，即日遣太監八人督兵防守。城中多有賊黨，假以納官為名，占住店家。雖然盤詰甚嚴，奸細滿城，無從分別。又遣內臣傳諭勲戚出家財助餉。大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奎助至萬金，加封侯爵，以勸眾人。太監杜勲自宣府差回入見，盛言賊人強馬壯，鋒不可當。宣府危在旦夕，不日當犯京師。

皇上當早為之計

先帝復召百官議事，眾人面面相覷，有言北京王氣已盡，

不如南遷。

先帝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肯為朝廷出力，今日敗壞至此，國君守社稷，他復何言！百官嘿然而散。

第二回

北京城文武偷安

承天門闖賊射箭

千里瀟瀟木葉秋，江東孤客動羈愁。凋傷盡道繇爰
兔，經盡何堪問沐猴。歲月冰霜容易老，干戈天地幾
時休。高齋寂寞空搔首，月滿前溪水自流。
暮雨瀟瀟江上行，綠林豪客旧知名。相逢何用相迴
避，天下于今半是君。

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都門戒嚴，榆林屠戮，獨慘撫臣馮

患孔被殺蔡懋德陣亡朱三樂鎮宣府初二日賊至我兵
及百姓咸欲迎降朱慰免曲至無有從者但曰都爺聽我
等降了庶救一城百姓朱乃獨自巡城見紅夷大砲曰汝
嘗若能放一砲我卽碎屍萬段亦所甘心衆勿聽朱不得
已自起燃香火未及炮而兵民自後掣其手朱奪卒刀自
刎賊兵遂入城僞意擄掠奸淫我兵民始互相埋怨督師
宰相李建泰鎮守保定見賊勢猖獗上疏乞駕南遷願
保太子先行

上諭群臣曰閣臣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群臣可知否國
君死社稷朕何往賊兵至保定軍民逃散一空泰不得已
聽中軍繼城迎降初三日

皇上集群臣議曰連日冠報緊急不意真定保定俱失守
諸卿有何良策羣臣相顧默然嘆曰朕本非忘國之君諸
卿皆甘為亡國之臣矣總憲李邦華少詹項煜奏請太子
南遷兵科光時亨叅駁不果諸臣奉旨守城凡勲衛科道
等官分守九門盤詰姦細輔臣魏藻德加兵部尚書往南

調兵方岳貢加戶部尚書往南督餉仍撤回首輔陳演次
輔蔣德璟准回籍不教出城遣太監杜秩亨總兵唐通協
守居庸關御史王章見偵探不實隨命家人四路探訪始
知大同真定官民皆出城迎賊德州廣平等處俱望風納
款連上數疏條陳戰守之策會大司馬適奉無兵大司農
又告乏餉奏議竟寢公不得已乃致書南都兵部懇其發
兵過江早赴國難又值山東賊兵作亂南北不通大失所
望公見朝無同志知國事已壞惟日夕焦勞憂勤盡瘁而

已初四日召對百官遣襄城伯李國禎操練京營兵守城
以日飛馬急報一日數十驚特旨借餉數至萬外者建坊
示獎文武官僚盡行勸輸有各衙門分任者有省直鄉彙
集者有內官樂助者竭盡心力不過數十萬又劔城中商
娼士民財物以助守城之費有每名止給黃錢百文者加
總兵左良玉唐通吳三桂黃得功俱伯爵加劉澤清鄭芝
龍都督世襲初九日破陽河軍民皆望風迎降地方官願
留者炤舊管亥不願聽憑回籍卽于軍中選先降科甲到

任有才能者破格擢用。十一日頒罪已詔黃榜各處張掛。命薊鎮總兵唐通點京營大兵三萬出城迎勅。通受命點閱兵將出城屯于教場不行上疏奏云。臣受命征勅都城安危所係奈戶部所給糧餉前少八個月今又不敷令三軍枵腹持戈恐誤軍國大事云云。上不得已降旨再給三月糧餉賊兵未到通已先遞降書矣。及賊至唐兵皆解甲投戈而迎賊雖受唐通之降然丸攻城最苦之事皆令我兵前驅有詩笑曰。

都督官兒一塊銀不知韜畧不知兵賊來預寫迎降表
雨下何須殺一人

十四日起復內臣曹化淳等出鎮飢殘敗兵悉投各監伍下守不成守戰不成戰觀望都外都內隊伍益空職方司張正聲初任厥事博咨方畧召見方呂二生等面令須得確實有能者克塘報事李喜峰都司孫玉等隨往偵探方知賊來迅速復舉火攻都司鄭竟年朱朝瑛等設埋伏守備韓定文蔣仕權等取援兵十五日報居庸關破府縣官

出郭焚香迎接。撫臣何謙、太監何進俱被擒戮。十六日，昌平破。十二陵寢震動，亭殿皆焚。賊分隊扎營，自昌平至京四面環繞，分一股下通州、天津等處。其餘賊眾從沙河直抵平子門，恣行焚掠，火焰漫天，砲聲不絕。科臣戴明說劾李國禎守禦無策。十七日，賊兵突擁城下，內外交通，但放空砲不入。鈎彈午後，郊北一帶烟焰騰空，日晡砲色四起，徹夜不絕。上召對諸臣，司馬張縉、考議調兵勤王、司農梁履中議犯

官捐貲贖罪，滿朝束手無策。皇上泣下，文武亦泣。是時樞司、令箭不行，無計出城。兵權已落于姦監之手。十八日，乃改授科道十八員分守九門。上傳光祿寺取麻，縶數千大小內官，盡遣守城，以克城塚。營兵不足之數，城外箭砲注火如雨。司官周章共議城守之策，雖甚諄切，堂官竟若罔聞。已緩不及事，延至午刻。一時日色無光，天氣陰慘，忽大風驟，雨雷電交作，人情愁惑。各無固志，但聞城南一路砲聲漸息，人方幸其稍寬，而大

內已紛然矣。賊兵攻城甚慘，皆驅我降兵并所擄百姓在前退縮，即斬賊有軍師綽號宋孩兒者，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多機智，善占卜，偽捏符讖，謂十八孩兒當主神器，造妖書妖篆，獻賊大加信任。安宮之始，宋孩兒占十八日，若有雨，十九日辰時必破城，若至斯不破，恐有援兵四至，即日全軍俱返。六年後再至，始破其日未時，果然有雨。是日賊陰遣杜大監密奏有讓位割地之說，群臣皆以為可。皇上下慟，對百官曰：國君寧死社稷至晚。

上同司禮監私行前門，步至成國公府，中以赴席未歸，為辭失計，還宮嘆息不已。宮人官寺子身奔逃者無算。

周后自縊于宮中，十九日平明。

皇上手自撞鐘，集百官無一至者。辰時賊兵先于逃兵中混入，數百騎彰義門遂破，守城兵將棄械爭奔城內，姦細乘勢訛言，亂竄其東，直得勝門亦開，可憐。

十萬羽林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忽傳李襄城已被擒，杜大監為賊用，城外喧嘩如雷，微雨。

陰蔽霧障迷目

上知大事已去會淚入宮見袁宮人自縊繩斷陸地

皇上乃持劍斷其頸時長公主年十五矣在側悲啼

皇上欲殺之手不能舉少頃連砍二刀悶絕于地

皇上乃自縊于梅山內監王承恩同縊于

帝前臨難不苟只見此內臣一人正是

閣人猶識君臣義

科甲惟存實貴心

外傳聖駕已逝百官易服奔竄守卒散走皆說大兵已

進一時兒童婦女啼號震天天色益晦賊兵西進得勝門

東進齋化門賊將牛李兩人率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

正陽門門已大開即以所存火器沿城放下我兵一人不

見城內大小通衢皆賊兵黃衣刀箭甚勢逼人無論官民

將刃亂砍勒獻馬驢財物或財命兩傷或劫財脫命或先

行自盡或立斃刀下更有義夫烈婦墮井縣梁者不計其

數賊傳諭城中百姓云我來安尔百姓尔百姓毋得驚惶

令黃紙為號馮煩民二字貼于額懸于門即不妄殺士民

無計脫生各執香站立門上寫頌民兩字。繼書永昌元年。
再書頌天皇帝萬歲。賊首李自成年三十有七歲。右眼射
瞎。自大明門擁入進紫禁城。其黨數十人俱抗衡不相下。
如權將軍劉宗敏。馬岱。谷大成。李巖。李牟。牛金星。白廣恩。
祖光先。官撫民梁甫。姜瓖。餘李賀。田郭。戈王諸賊。統不知
名。皆在城中。招童覓妓。大肆歡呼。士民俱載破帽。穿敞衣。
隱匿茅舍。庶幾免禍。然以細衣教層易一布衣。不可得。幸
免者亦百無一二。二十日李賊入宮不見。

皇上遂出示有得我。皇上者賞銀萬兩。封伯。隱匿不報。全家誅滅。人盡驚駭。日
午于宮後梅山閣內得。皇上頭髮披面。左足有鞋。右足赤脚。身穿白綿細衣。衽上
寫只因失守江山。無顏冠履見。宗于地下。又宮中遺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
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任尔分裂。

朕屍可將文官盡皆殺死勿壞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
皇后亦自宮中昇出俱停東華門側棚內三位皇子太
子未出永定二王扶出拜四拜隨即進去初聞賊入都持
箭在手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
天下太平一箭射在天字空中宋軍師姑慰之曰射在當
中以淮為界中分天下其實為空虛之處後來一旦成空
乃必亡之兆耳

五月十六日恭聞哀詔痛

皇上果罹奇變又時事紛紜謹擬代當代名公揮淚移
文再告天下普天滔孽禍延

皇上事不堪聞義不忍說千山不市萬谷停航當面惟
號拳頭有哭荒餘哽息竊有噴肝義地忠天豈無公
血竊念

先帝履十七載碎國家當百餘人育宰相東北寇虜又
多赤年三十春秋已經白髮未舉婦人之烽諸侯竟
解無一男子之義神物遂沒憤河上之盧植地肺言

遵郤哭酒之庾踞天色永去忠節竟推于
君父降表遂遍于李家一二忠魂相隨泉下痛哉
先帝春城孰送暮山何來暑是孰聽酸笳香掖誰聞苦
挽橫霜既無恋草翳日不見悲松徒令寥宙號風孰
見親臣泣雨枕戈殺賊之功不符于八古烈敗慘止
之變獨見于
大明痛哉

先帝極目馬提車路不如唐家思慕猶存蜀道上皇徘徊

徊紫塞揄開豈及宋室傾頽尚有風烟二帝卽有真
卿誰從拜奏行在便多宋澤已無言天子蒙塵鄭節
度趨迎駱谷但有呼空卽李西平清道寶雞難賀朝
廟此以

先帝之聰明神武不辱于賊徒遂令萬國之官長耆童
痛心于永訣今日恭幸
中興有主皇靈可恃卽朝夷殄三關難釋敷天大恨况
復覲顏一室但說杞人耽憂至猶有以趨身定

鼎為奇勛，備員佐命，為大望，憐、高官快、失職談林
不次東安，鬪窟漸成，西寺試念大行之暴殞，弔麋鹿
于燕臺殘息，惟以扶危，忍便說風流宰相安國正期
雪恥，敢便誇江左夷吾，若欲以今日之事為榮祿，是
即以

先帝之死為功名，淚倒填江，腦塗九土，嗚呼痛矣。
先帝生人心業死。
先帝死人心可生，但顧縲麻何因而致，保重一頂黑紗

帽致換今日白紗帽，皇極殿前秦老筆，勿畏金吾
太祖地下韓相公，尚愁鐵杖，日用錢刀俱堪墮，涕流觀年
曆，盡足飛傷，新亭之哭猶嗤于茂弘，在床之糾豈寬
于仲舉，况今日義難苟安，情在必復。
清朝不奉汗陵
聖主豈安賊王務提軍，邑上重新大寢，豈無烈士，但向
梓宮一拜，萬死無辭，亦有忠徒爭負長陵，一杯九原
瞑目，乃慟辭直北，乞此綫餘立功河朔，不期延譽江

南直抵苗龍非願諸君痛飲露布入南之日是從容
就死之期友若水于長安步霍安于灞上必不使張
即甘蔗求通駱駝文子蘆花寄啼鵲血十州天雄八
千君子不必談報恥之虛詞但實問

先帝之陵廟

龔雲起

痛哭詩二首

痛絕吾君稱至仁猶聞遺詔恤生民中原禮樂今何
似文武衣冠更不倫舉國徒知推偽主普天誰解念王

臣啼猿色斷悲難盡慷慨何緣致此身

江關昨夜北風腥遙望長安落大星不信簪纓皆擁載
何堪犬豕踞朝廷教行哀詔神人泣百丈妖氛日月暝
待且枕戈雙靴裂水天淚洒釵鋒青

寸、輿昌血戰新中原赤野走荒隣山河恥重憑誰洗
君父恩深不復陳萬國衣冠酣肉食九重金甲薦征
塵請纓若獲殲兇逆淚洒諸陵滿冀濱

第三回

偽相籍地點朝官
忠臣損軀殉聖主

太白星范射紫微
烽烟遙傍五雲飛
部心未見縣丹

關濺血何曾上御衣
戰士投戈誇效頌
朝臣勸進說

知幾可憐
聖祖難艱業
痛哭郊原掩淚歸

一個忠臣九族殃
全身遠害亦天嘗
夷裔死後君臣

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賊出示凡在京大小官員俱於二十一日一既報名彙察

不願仕者聽回原籍。願仕者炤前擢用。如抗違不出。罪加大辟。藏匿之家。一併連坐。令長班內外搜尋。不許入家容匿。各官時有投寺祝髮者。有焚縊投井者。有畏縮不出者。二十三日百官早朝。仍囚服。立午門外。傍晚不見發落。司禮太監王德化從內哭出。見兵部尚書張縉彥等青衣待罪。叱之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殞。先帝乃擁戴新主。耶縉彥曰。与我何干。自有主之者。德化憤極。連批其頰。縉彥大被毆打。鬚髮皆光。諸臣亦受恥辱。

因汗顏舉哀。中書呂兆龍。庶吉士周鍾。魏學濂等亦哭。繇東華門入朝。見畢請殞。

先帝見一青衣小帽人持一硃批出。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祀宋之禮。衆官又求併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語云。准行了。殿上唱名。首呼魏藻德。三呼不應。卽命速拏。少頃以繩繫至。命送刑官拷打。衆官人物豐偉及知名者七十三人。命赴政府過堂聽用。其餘祭牛丞相府。逐名聽點。文武約三四人。匍伏中庭。丞相席地而坐。見百官大

笑將縉紳亂點有呼名不到者以軍法治之有投門下晚
生帖者即送吏政府受職其餘一官著二兵弓刀押出官
犯就縛者即押飛奔稍遲以刀背亂砍宿劉府營房內達
且囚服齋集逐一唱名又將百官分散戈李兩將軍嚴刑
拷打追贖充餉大者數萬小則數千刑有炮烙有腦箍者
有夾棍有火尺大抵夾者居多如本身不到即拶家屬立
追慘刑之下不惟無倖免且無完膚矣有宰輔哀告愿效
犬馬者有御史叩首兵卒之前者敗名辱國種之不可尽

述二十一日李襄城解進願觸金階死苦諍三大夏一
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

先帝須葬以皇礼一 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賊悉從之
詐言襄城可用著兩兵押去是時死難諸臣自十九日至
二十二日止

戶部尚書倪元璐慷慨激烈冠帶叩北闕自縊于中堂
凜然如生賊兵不敢入其宅
大學士范景文投井死

中允劉理頌賊差令箭傳覓閉門不應具酒題詩妻妾合
門殉節少頃賊兵持令箭至數十人踵其門曰此吾河南
杞縣鄉紳也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德者奉李公子將
令正來護衛以報厚德不料早已全家盡節矣乃下馬羅
拜痛哭而去

戎政尚書王家考隨城暴亡

左都李邦華死
副都施邦耀死

諭德馬世奇沐浴更衣捧勅命北面稽首謝恩畢將就縊
其僕持之泣曰家有太夫人老爺何可輕死世奇曰從來
為國者不顧家郎我留此身亦玷辱太夫人矣乃南望遙
拜其母從容自盡二妾朱氏李氏相繼死
大理寺卿凌義渠夫婦同縊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死
太僕寺丞申佳胤死
左庶子周鳳翔死

御史陳純德死

御史陳良謨死

都給事吳甘來死

吏部員外許直亦聞信死

兵部主事成德見兵臨城，即書約馬世奇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一死以報國耳。年兄忠孝夙稟，諒有同心。及聞變，作祭文一首，設雞酒哭奠先帝，觸死柩前，合門俱死。

兵部主事金鉉躍入御河死。鉉八十老母亦投井死。

刑部侍郎孟兆祥同子進士孟章明死。

簡討汪偉偕夫人耿氏呼酒飲畢，遂索筆大書于庭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爰就縊偉縣右。夫人縣左。少頃，夫人曰：我輩雖造次顛沛，不可失尊卑禮。乃解繩重繫，正左右之序而死。人稱一時雙烈。

御史平章分門坐守，晝夜巡察防禦。見賊大隊逼彰義門，知勢不可支，急督兵赴戰。外城已破，隨即緊守平子門，十

九日喧傳文憲督共使輝收州三如前
先帝晏駕軍民亂竄公乃奮臂大呼連擊二礮傷賊甚多
賊攻愈急城陷被執賊令降官說云平御史若早降自當
重用公痛哭曰你這無父無君賊子不知報國反說我降
罵不絕口賊兵持刀砍其膝公仍坐地大罵賊大怒登時
亂破殞命城上按甲申之變文武死難最烈被害最慘者
惟王公一人正是

丹心似石今何在
惟有忠魂遍九州

順天府推官劉有瀾被拘自縊
有一人投演象所井死教日無人尋覓不知姓名
勳戚惠安伯張慶臻合宅焚死
駙馬鞏永圖合宅自焚
宣城伯魏時春投井死
新樂侯劉文炳全家自盡
北直巡撫衛景瓊被礮
宣府巡撫朱之馮因百姓降賊罵賊被礮

山西巡撫蔡懋德戰歿于陣
有哀殉難諸忠臣詩二首集唐

上帝深宮閉九閭，晚虹斜日塞天昏。
英才盡作龍蛇蟄，遍地都成虎豹村。
總許誓心安玉壘，已傷殞首向金門。
賢豪豈沒精靈在，地迥難招自古魂。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
已覺地靈因昴降，知天意棄蒼生。
魂歸絕地爲才鬼，國有遺編續正聲。
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爲啜華亭。

賊先用姦計，磔一降兵于碁盤街，詐稱賊兵奸淫婦女者，榜示衆軍，如有擄掠奸淫者，炤此施刑，愚民初皆信而喜之。頃天府學生員李名世，賊兵奸其女，李赴稟劉賊將，賊將捆賊并生員與女，做勢威嚇女子，不敢招認。賊將遂唱令賊校將生員分屍，以警後來之妄告者。正是：家辱身亡冤不散，也隨帝后訴蒼天。

嗣是賊兵愈無忌憚，紳務之家每受其淫辱而不敢言。賊初入城，百姓猶未大慌，凡無耻秀才都想希圖富貴，至此

始恨入骨髓矣。賊兵不過四五萬，兼以童稚，押伍東朝而出。西暮而入，揚寡為衆，虛張賊勢。屯干民房，遍城男婦皆為賊燒鍋秣馬，勒索酒飯，供饋如稍遲，卽以刀背亂打一更時分，駐本家者，捆打拷索銀兩飾服，奸淫妻女婢妾，或沿瓦竊入鄰家，破其辱者，忍羞不言。賊兵或三五成群，七八成隊，沿門搜索，甲去乙來，殊無已時。每獲一婦女，卽扛擁城上，輪次奸淫，有不勝其淫辱，而卽氣絕者，有遇賊將過而拋擲城外者。安福衙衙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

人號慘之聲，晝夜不絕，正是

豺狼撩亂入皇都

一時天地如崩瓦

死難諸巨家眷，賊兵絕不敢犯。其他妻妾亦或有不能免者。公侯駙馬之家，殺掠猶甚。

諸官嬪有欲逃竄而出者，皆為闖賊攔入。有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叫曰：賊入大內，必淨宮。奴輩必遭毒手。汝等若有志氣，當早尋道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頃刻間，諸官嬪同跳入河內死者四五千。闖賊同諸賊將

二十餘人入宮集諸官女美者每賊首分得三十人
宮女費氏年甫及笄忙迫投井井枯水淺賊至聞井中趨
耀有邑窺之乃一女子也因共救出之衆賊將見其姿容
姣好互相爭奪女遂心生一計泣謂衆賊曰我乃長公主
若輩不得亂動必報知汝主憑汝主發落方可女意欲借
此機會冀啗閩賊也閩賊審實知非公主遂以賞羅賊將
羅携出女給之曰妾年尚幼實出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望
將軍憐而有妾擇日成禮惟將軍所命賊將不勝欣喜不

知女已暗藏利刃在身俟賊酒酣儘力直刺賊喉隨以刀
自斷其喉遂俱死筵前閩賊憫其貞烈令人葬之
長班果奎妻張氏德色兼備家雖貧屋宇甚精潔賊兵數
人至其家瞥見張氏遂欲駐下張氏知欲逼已隨住宅後
赴水伏池中淺處賊見之去張氏復出往尋其夫中途相
遇訴以前事忽被賊大隊冲散張氏復歸又為一賊所據
矣夜乃強淫之賊睡去少頃外有叩門聲張氏知是夫歸
乃潛起開門二人以刀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至前遇一

井張氏泣謂夫曰吾聞烈女不事二夫昨之偷生不死者
慮君飢寒矣所耳今既獲一面又得財物死亦甘心矣言
訖遂欲投井奎力阻之張氏泣曰君即不罪妾妾何面目
偷生于世乎竟投井而死

彰義門破傳聞

駕崩魏學濂托言欲謀輔立太子搖

不決家人跪稟曰老爺不必躊躇只思老翁當日如何

死難大相公因何早歿便是了

學濂父即魏大中中也大
死于魏忠賢之手其長子

學無又因哭父而亡誠忠臣濂曰汝欲我死耶家人曰焉
孝子之門也故其家人云

敢如此但恐碍老老爺百世芳名耳濂曰汝且退容我思
之少頃举手拍案曰今大勢已定我何自若也家人屢諫
不聽遂自縊外傳學濂已死

城破後象房橋群家一日皆哀鳴淚下如注

目樵道人曰夫人臣委身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
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大義非可以官之大小職之
煩簡并在朝在差在籍南北作分別觀也但古今忠義
原有二種死者為經亦有采薇行歌遯跡方外以終其

身或放浪形骸不書年號但書甲子或以鐵如意慟吳
招魂君子未嘗不哀之我朝革除之難方鉞諸公死為最烈如葛衣翁河西傭補鍋
匠雪庵和尚并題詩峨眉亭皆得以其孤芳至性動後
人之憑吊愴嘆于殘編斷簡中我國家不幸罹此兇毒
宗廟震驚
至尊以身死

社稷臣子殉難者僅寥二十餘人君臣之義無所逃于
天地之間而得以國恩之淺深言哉靖難詔至有教授
同諸生十二人日此明倫堂三字何為者相抱而哭俱
觸柱死東湖樵夫聞詔亦赴水死嘆夫伊何人與伊何
人与君子不能不三慟云如吳縣許玉重先生者真可
与靖難之教授諸生輩並傳不朽矣

特錄吳縣文學許玉重先生死節始末
先生諱琰住長洲縣望亭楊樹園村于四月二十七

日入城聞京師破陷呼天痛哭曰我命當盡豈忍
戀鄉苟活卽挈妻孥寓西城季弟玉暎家誓以身報
君至五月初知

先帝遭變旣確大慟求死題詩云

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歎氛忠魂誓向天

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群

初十日夜解帶自縊家人力救得醒十一日辰時密
往福濟觀暗室投繯遇陸道士知覺復救活隨往胥

江中深水處驚動潞藩命李內相叫水哨兵撈起

至丁鉞武家鉞武留至堂內時欲奔逃赴河將案楨

聖上四字遍身寫滿宛轉哀號四鄰進觀無不流涕鉞武

伴宿二日于十三日晚往報乃弟哭勸方歸投水復

體受重傷不能復出及哀詔到家人恐其有變不復

與聞適一友于二十六日早過候言哀詔到久先生

聞之一慟幾危遂絕粒家人慰解先生云聖天子如

肯修仁我何忍下咽二十八日餓極作嘔無力舉筆

口授一詩

平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為厲鬼效微忠。

六月初一日，胃空嘔盡，繼之以血。親友苦以湯粥勸進，乃揚目而呼曰：汝欲我偷生耶？竟嚼爛唇膚，永決不肯食。初二日，血盡喉腫，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氣絕。先生平昔品行矜卓，未遑詳述。據其十七歲時，母張氏病，割股孝行，素著親黨附聞。

待清居士贊曰

乾坤倒易，冠裳滅裂。卓哉先生，砥豎氣節。孝子忠臣，無忝名寔。生不得志，誓死殺賊。見者傷心，言之酸鼻。養士百年，報君一日。儒冠有人，窮酸氣烈。高風悚息，覩面耳熱。天門可闕，神鬼欲泣。日月爭光，河岳並立。柱上逆血，匱中化碧。

重紀越郡三忠死難實錄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元璐上虞人十九日旦賊甫
登城卽沐浴冠帶服絳衣北向拜三浮大白不使家人知
先帝復南向辭母乃索酒對開神三浮大白不使家人知
題案識其子曰設出關其子曰外孫子本此意則之數時
皇上不得殯者棄吾屍于溝慎勿我殮時有勸其效文天
祥者公叱之遂于中堂南向坐自縊死三日後賊復入視
屍顏色如生驚愕而去署其寓曰忠義之門賊更欲授其

子倪會覃以偽職會覃刃欲自到見者奪免賊亦舍去
殉難二十餘人公最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餘姚人十八日見賊逼城即
以死自誓賊既入出問其從曰倪爺安在從者偵之還報
曰自盡矣公給之曰若等候于此吾即往視倪爺乃入若
往衣冠者既久不出視之則自縊死矣公與倪公畢命時
外庭猶未知
大行之變二公知之素故殉難並早云

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山陰人十九日聞變將就縗為親
屬勸止且環守不得間至廿一日沐浴衣冠拜
闕自縊死遺書訣父曰君辱臣死君死臣焉可独生况男
復身居講職忝列侍從乎忠孝不能兩全失以來生再圖
奉養爾

草莽孤臣弔越郡三忠賊
歲侵兮時仲夏悼灵均兮效騷雅逢辰缺兮心偃蹇
若遭迴兮淚復下帝監在兮誦有明貞皇軌兮登邁駕

播昌烈兮粹志清，菲飲食兮知穡稼。期有道兮萬年長，
運陽九兮祚不假。憤眊濁兮嘯鷓鴣，恨伴食兮羞宗社。
兩儀黯兮耀不靈，江河塞兮路無罅。喬岳傾兮勢土崩，
軍民喪兮棄原野。重華逝兮泣蒼梧，正節求兮有誰者。
比于剖兮箕子囚，為捐軀兮報君也。忠之烈兮義之盡，
名之高兮並之寡。志馥兮久弥章，廟遲兮應昭假。
氣憑虛兮御玉虬，駕雲驂兮奠金筭。譽三仁兮有仲尼，
告平威兮再申寫。

重紀馬素修先生死難實錄
素修馬公諱世壽辛未進士南直無錫人任翰林院左諭
德掌司經局吏三月十六日公同周巢軒侍班見襄城伯
匹馬入殿來朝汗沾濕衣帶披佚內侍以非時止之伯曰
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
皆疲傲不用命矣鞭一人起則一人復臥奈何
上獨召入命內侍皆上城內侍諱曰諸文武所為何事用
我輩我輩不辭可恨無恥犬馬輩某去內操弛武備令

衣甲弓箭一無所有何用何用彼內中近貴者教人曰我
輩月食皇家米五十石爲國盡死亦宜矣乃請命行曰
卽依前西奴入寇時派定地方各去十九日早公方起沐
浴忽有教人至口索驢馬其僕告以無有卽持刀索物盡
簡其囊中果無有乃去始知城不守矣公乃掩門自盡其
僕破門救之公復甦二妾朱氏李氏皆已縊死僕曰太夫人
在主何以死頃出訪不萬歲已南幸矣主可圖走公不
應俄而大臣教人錦衣衛教人新貴教人來云今當如何

公曰二百八十年来不幸遇此大變國家養士之報盡于
今日彼大臣曰我輩有責且偷生君無責且官非要地宜
不死新貴人或稱門人或稱晚下勸公緩死公曰君輩乃
作是言也各從己志則已耳諸人面赤乃告退公命僕市
三棺以二殯其二妾指其一棺謂僕曰以此盛我簡朝衣
只服冠帶于庭引火焚之北向望闕而拜曰臣未能報
國如何如何諸僕皆慟絕又某、同長班過勸曰已有示
明日報單後日入朝願仕者用願歸者聽公謂長班曰我

自分必死。汝可去。諸人乃曰。君卽萬分忠節。聞
皇上已遁。何不逸去。公曰。我
皇上若出。則爲辱社稷之主。以我意料。
皇上明聖。必死社稷矣。因呼
皇上。皇上痛哭仆地。諸人無顏亦去。其僕扶之起坐。乃以
司經局印與僕曰。萬歲若在。可卽持此卽赴行在。萬
歲若崩。卽以此印投吏部堂上去。太夫人生。我不能養。汝
輩歸可語小主。次主須緩曲而後言之。我旣不能盡忠。又

不得盡孝。罪罔極也。因遙拜太夫人。時有郡人。不欲顯爲
叛逆者。祝髮而冠裳。見公曰。何不亦祝髮。公曰。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死則辱身。依回而死亦辱身。死則無辱也。其
人辭出。公乃端坐椅上。裂帛自盡。公死後一日。其僕往投
牒報死。見報政者。皆平日仕我皇家之人。嘆息而謂其
僕曰。如尔主之才望。正思薦之大用。何竟死也。其僕亦知
笑詆之。及見陳方諸公。俱柳鎖而行。呼其僕曰。悔不聽尔
主之言。以致于此。因泣下。僕不忍見。掩面歸邸中。

夫今日不死，諸臣必謂其時不知。先皇帝已死，固將存其身，以有為公則未知。先皇帝之崩，已勵天下，以主辱臣死之義矣。且及今尚有疑。先皇帝雖至聖而命內臣守城一事，則聖德之微累，豈知其時文武不守，兵衛不守，不得已而近侍請守之，開門應賊之說，實未嘗有也。後日不無以此誣。先皇帝者，我輩互奪其筆而破之，又有謂。

先皇帝誠，写出幸不妄輕生者。夫。先皇帝欲比隆堯舜，豈肯效晉宋諸君者。

先皇帝以其死，激天下義憤之心。

先皇以其死守。

祖宗二百八十年全盛之基業，夫今日時勢必宜為漢之

光武而不同宋之高宗也。明矣。此則

先皇帝在天之靈也。予聞公之說，而識社稷臣之義，願天下知之。夫公忠則純，忠而公且以為忠之道未盡。孝則純。

孝而公且以為孝之道未盡未嘗有意感勸夫室家而感
勸室家之道則已盡嗚呼至矣

重訂死難名臣籍貫姓氏

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北直吳橋人癸丑

戶部尚書兼學士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壬戌

左都御史李邦華明江西吉水人甲辰

戎政右侍郎王家彥福建莆田人壬戌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南北直交河籍山西澤州人壬戌

在副都御史施邦耀明浙江餘姚人己未

大理寺卿凌義渠茗浙江烏程人乙丑

左春坊掌坊事左庶子兼侍讀周鳳翔巢浙江山陰人戊辰

掌司經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馬世奇素南直無錫

其人辛未

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頌津河南杞縣人甲戌

翰林院簡討汪偉長應天江寧籍休寧人戊辰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嘉浙江海鹽人壬戌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和江西新昌人戊辰

河南道御史王章雲南直武進人戊辰謚忠烈贈兵部尚書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若南直如臯人甲戌

兵部皇城巡視車駕司主事金鉉十留守前衛籍南直武

進人戊辰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潛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

觀政進士孟章明伯兆祥子癸未

新樂侯劉文炳弟右都督劉文耀叔都督劉繼祖北直任

兵籍南直海州人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河南永城人

少保駙馬都督鞏永固順天大興人

司禮監太監王承恩一刻王德化之俊

以上死難實事俱見前

巡撫宣州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之馮勉順天

大興籍南直徐州人乙丑罵賊被磔

巡撫大同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景瓊帶黃陝西

韓城人

嘗郡昔號忠義城舊有忠義祠今四忠媿美不媿前賢有
欲為王忠烈公建祠于金牛鎮者或曰一祠獨建于鄉鎮
似屬本宅家廟何如公建四忠祠于郡城足見合郡人心
之公惜未有議及此者不識梁谿諸君子以此議為何如
因錄四忠詩于左

弔劉劭思侍御死節

諱熙祚武進人

蔣模

繡斧巡湘旧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荆南血濺痕猶在斗

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暈黃石略勤王夜戰楚江程可
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潺湲盡哭聲

弔金伯玉駕部

諱鉉武進人

少負凌烟萬丈才憐君懷抱未曾聞請纓欲繼終軍志
沈水空羅雁子悲唾賊聲聲皆是血酬君念、總成哀九
泉莫嘆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弔馬素修官坊

諱世奇無錫人

春殘夜靜墮文星報主投綬萬言名不羨絳帷多弟子

當因銅柱識先生家藏遺史傳當代國有忠臣續正色
更喜閨中人先殉難雙凌浩氣繞銘旌

弔王芳洲侍御

諱章武進人

大厦難憑一木持靡他自許獨登陴鼓沈夕炤神逾勁
旄落晨星志不移血濺山陵酬祖澤魂依宮樹荅君
知生來佩盡九熊教白刃鋒頭鍊孝思

第四回

衆逆臣甘受偽官

宋雋子私談朝政

誰教談笑墮都城聞說諸公馬首迎十萬羽林犀甲
解三千朝列緩章榮銓曹何幸叨恩俸學士依然負
重名草莽徒勞心血盡南天一痛淚無色

田府爲前營權將軍劉宗敏所居周府爲中營制將軍李
巖所居更有弘將軍毅將軍皆一品尊職文官自牛金星
宋企郊以下見賊將皆行跽禮府縣外官見守禦頭目亦

俱跽見郎行伍賊卒皆得威行有司諸賊將中惟劉賊威
今日嚴殺戮搶擄軍民無笑諸賊分踞各府子女玉帛盡
供其用淫虐無所不至李賊或禁之輒譁曰皇帝讓汝做
金銀婦女亦不與我輩耶一應商人不許罷市有山陝人
在京開店潛通消息路上行人皆係賊兵百姓不得已而
出必面貼順民兩字方免不測之禍然擊去養馬燒火十
有八九賊將二十餘員俱領兵在京橫行慘虐惟制將
軍李嶷弘將軍李牟兄弟二人不喜色色部下兵馬三千

俱屯扎城外止帶家丁三四十名跟隨亦不在外生事百
姓受他賊害者聞其公明往赴稟頗為申究凡賊兵聞
李將軍名便稍為收斂嚴每出私行即訪問民間情弊次
日必曲意安撫每勸閩賊申禁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
閩賊毫不介意于是滿城百姓怨恨入髓男婦大小皆罵
張縉考杜勳等二人賣國姦臣萬剝猶輕杜太監明知如
此猶進訪單諂諛閩賊凡平昔有隙之家無不遭其毒手
其獄囚概行審釋或授偽濟寧道等官董心葵出獄率領

侯恂楊枝起等朝見賊慰勞侯恂畢呼董心葵再三稱慰
俱留聽用心葵不願受職諸賊將甚相欽重俱通名邀飲
董亦不拒江南仕宦家眷得以保全無憂不致受賊欺侮
者心葵之力居多
六部改為六政府司官改為從事
六科改為諫議
十三道改為直指使
翰林院改為弘文館

太僕寺改為驗馬寺
巡撫改為節度使
兵備改為防禦使
知府改為府尹
知州改為州牧
知縣改為縣令
守備改為守禦
把總改為守旅

吏政府太堂宋企郊

文選兼文諭院顧君恩

從事楊枝起原給事中

戶政府大堂楊王休原潼關道

戶政府少堂張嶙然原

從事金震出原戶部員外

禮政府大堂鞏煊原河南提學

禮政府少堂梁兆陽原翰林院簡計

從夏吳之琦原禮部主夏

兵政府大堂侯恂原兵部尚書

兵政府少堂楊士聰原翰林院

職方傳景星原陝西巡按

從事沈文龍

刑政府大堂安明興

刑政府少堂李振原湖廣巡按

工政府大堂黎志陞原山西提學

工政府少堂葉初春原太僕寺卿
從夏孫節原吏部司務
大理寺卿吳家周原尚寶司卿
寺丞項煜原少詹
光祿寺卿李光鼎原大僕寺丞
驗馬寺卿宋學顯原通政司參議
司業薛所蘊
學錄錢位坤原大理寺正

吏諫議申芳芝原吏科給事中
戶諫議戴明說原戶科給事中
兵諫議光時亨原兵科給事中
直指使涂必泓原御史
修撰加一級韓四維
楊廷鑑
修撰加一級陳名夏
庶吉士加一級劉餘謨
改授庶吉士衛禎固原御史

周鍾授簡討原庶吉士代賊草詔撰勸進表

劉大輦授禮政府員外

方永昌授兵政府員外坐官座二隻泊宿遷催漕

張家玉以建言網三晝夜仍授原職

呂崇烈授防禦使原翰林

劉廷諫授四川同知原吏部

熊文舉考功司郎中原吏部

孫秉授四川防禦使原給事中

傅振鐸授四川同知原給事中

時敏授四川縣令原給事中

龔鼎孳授防禦使原給事中

高翔漢授左都原給事中

柳寅東授直指使原御史

陳羽白授直指使原御史

張鳴駿授直指使原御史

武懷授徐淮防禦使新進士為淮撫路擒解南京凌遲

處死事見後

王允言授滄州、牧到任三日為百姓所殺

鄒魁明授淮安府同知

徐家勳授山東防禦使

孫澄授河南鹿邑縣令後擒解南京梟斬見後

李之奇授防禦使

范售授河南考城縣令後擒解南京梟斬

張元輔授戶政府員外

呂兆龍授成都府同知

黃一壽授北直同知方到任被百姓逐出殺于身外

陳膏授河南歸德府同知擒解南京梟斬

賈士隽授高丘縣令擒解南京梟斬

周亮臣授廣平同知到任行香為衆生員毆死

王孫蕙授長蘆運使

孫以敬授兩淮運副

郭經邦授河南柘城縣令後擒解南京病死于道

平爾祿授戶政府從夏

果泰來授四川同知

許承授歸德府定陵縣令後擒解南京梟斬

何永祥授邯鄲縣令到任為衙役毒死

賀成授延慶州牧

董三省授開封府通判

汪守國授武昌府通判

諸葛萬成授大同府同知

潘可程授漢陽府同知

戈邦智授四川通江縣令

何士胤授四川華陽縣令

石有慶授河南祥符縣令

以上八人俱白衣出身不敢赴任

各官皆在吏政府聽選上者升堂次者立軒下者立中庭

選過逐一奏聞然後放榜其各官選畢即付憑隨賊將出

征破一處方有職掌其縣令等官郎著賊兵押去蒞任羈

眷屬于都為首二十三日已選偽職者俱錦繡拜容甚揚
揚自得
偽軍師宋矮子上疏言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
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夏
真主顧乃巧立權宜徘徊岐路名節既虧心術難料若委
以政夏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聞賊批云凡
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職
丞相牛金星入朝有衲衣僧擲路告曰我有急夏要說

牛賊問之僧曰
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只為李家大兵來就逼他縊死既
占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牛賊怒
左右欲殺之衲僧呵々笑曰和尚只一個頭欲了值甚麼
你們這幾萬頭却怎麼了牛賊曰此顛僧也殺之何益命
逐之去僧去數步忽不見
偽軍師宋矮子同制將軍李巖私步長安門外見
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傍誦經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

衣跨馬呵道徑過。噉謂宋曰：何以紗帽？不如和尚。宋曰：若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也。噉曰：朝選士，繇鄉試而會試，繇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夏，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宋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纔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

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迎新而漫不相聞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效，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狗情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從黃綠勳進者，既費白鏹，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

士之大弊也。當夏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佞位而野無遺賢矣。噉曰：適見僧人敬礼舊主，足見其良心未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欽。宋曰：釋氏本夷狄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極則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刹之區，悉為截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惰慢之風莫此為甚。若說誦經有益，

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經退敵？若云禮懺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禮懺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驅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定而野無游民矣。噉大以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江西吉水縣劉貢士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兼筆內臣出其門下者頗多。太監杜秩亨亦其徒也。劉在京時兼行壘輿之術，尤精于天文。公候家皆敬礼。甲申年劉赴京候選。

寓于杜太監家聞賊入秦中劉與杜夜觀乾象憂形于色
杜叩其所以劉不答至賊圍城杜問劉天文氣數何如劉
怒曰汝曹妄聖君當盡心報國則已他何問也次日見杜有異志遂推
聖君當盡心報國則已他何問也次日見杜有異志遂推
龍几席大罵而出不知所往京中有知一禪師者道行最高每與人言皆忠孝大節間
籌時莫無不中竅公卿好禪者皆以師禮之浙江進士
吳某見師與諸大老往來甚密往候教次謁師白金念兩師

師受之朝夕談論甚洽十八日賊攻城急吳叩師問終身
大計師曰只有一條路公自思功名是分內帶來底便可
糊塗草草若功名是朝廷與公底則忠孝二字正在此
際分明次日聞駕崩某即削髮見師似有依栖之意師曰
公向以貪衲削髮披緇曾蒙布施二十金今公亦削髮披
緇貧衲理合回敬遂取前銀廿兩壁之某大慚而退
癸未進士武懋未選偽職時先托偽官黃緣求選遣家
往親友處索吉服家人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合
皇上已崩主翁不奔喪哭臨已出奴之不意矣乃今欲收
志服想為見新君而用乎主翁生平忠孝今奈何為他人
所誤也遂叩頭出血情終不聽家人對人曰我主翁為名
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况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
下拂人心不久且自敗矣吾不忽見主翁之失所也後遂
不食而死後武愔果凌遲死卒如家人之言
首輔陳演謝夏已久主賊破居庸

皇上復召諸臣理事演亦在召內其日演夢頭戴平天冠
身騎蒼龍遊高山之巔又教人杜金銀一間房送至內室
聞召演以為祥問親厚門生董孝廉董曰所夢皆不祥
願老師高蹈為美演曰何為不祥董曰首戴平天冠老師
已貴極人臣今國方多夏焉有無故為王之理試思人之
首豈可平騎龍入山則龍失其跡夫龍者變化之物
潛則居深川升則騰于霄漢今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
游于山巔是困龍矣騎之適以自蹶耳至于金銀一間房

豈教人所能扛者乃扛之入室必非人世之財實真資
之物耳演聞言不懌及城破果受賊刑辱演猶思前夢為
吉乃以勸進媚賊真得輔禍為禍不意十三日賊傳密旨
將陳演魏藻德等六人處斬前夢果如董說
宣興進士史夏隆候選在京見城破潛居邸中不出有同
門韓霖受賊偽官為文臣從駕軒蓋來拜謂夏隆曰年兄
之才新主自當大用如何可去甚有德色既別去史謂所
新曰不答拜非禮答拜恐不免衆人曰此在公自主史竟

不答拜微服南歸
東直門開王廟嘗有一道人往來不言姓名善觀人氣色
所言吉凶皆驗錦衣張指揮四川成都人極敬信之嘗邀
道人飲酒奕棋講論修養之功張每私叩未來夏道人必
盡情告之張益感甚二月中旬京城尚未戒嚴道人力勸
其棄官回籍張不聽及聞昌平兵變道人又勸其從家南
行張猶豫不決及城破張始寔詣道人問計道人曰前
言不聽今不可為也困指空中烏鴉示之忽鴉隊地即死

張知不祥急歸賊兵已據其宅數日後同諸武職斬于市
按國史錄陷賊官員受偽職者猶有七十餘人要知諸
臣豈甘心從賊而孳以功名為榮哉或者從容斡旋
之念俟有所為而未逮也詎意既陷賊網官者官之禁
者禁之俱無可奈何而聽其所為矣此不可與迎降佐
逆者同論也况國史錄亦非紀注信史安知其不訛以
傳訛哉今但以實受偽職反戈相向者註明數人其餘
一槩不書恐不便其自新且

新天子御極恩旨已開一面有能返邪歸正者寬其前罪
有能殺賊自效者准以軍功論勉之勉之惟望早迴蘇
武之旌勿蹈李陵之轍時延陵龔仲震見降賊勸進者
半多禁臣名士未暇諒其不得已之苦衷驟為文以哭
之道人見之駭曰龔兄少負奇才素性忠厚昌以為此
雖為意氣所桀得毋詞過于峻而意過于激乎友人曰
吾嘗幸有此文具見
二祖列宗之功德繫結于人心士民忠義之氣勃然現于

筆端其于懲創之功不小並錄而刊之亦見吾鄉多忠
義之士也遂附其文曰
受國深恩爭先賣國承君香禁首出欺君如公等者聽
吾悲公非女奴實愚實駿悲公非惡實蠢實劣
十五葉天子弃之如遺一醜陋小人臣之不置才智既不
如沈休文惟恐無人同作賊機勇自不及尚君長安思
馬上誦黃王便說褚君回安生猶早識蕭君才貌郎是
平夷甫勸進亦少聞石趙奇色乃奉右眇一目之厭物

入朝廷如入卑田乞院且屬不滿三尺之短鬼隨進退
如隨傀儡戲兒不望項羽喪異重瞳竟希大寶亦且如
候景着目踈秀妄意登壇行令驄馬自負名流鏘々民
生覩居人物曾不知兵淫其寓樂尔妻孥更可憐民籍
其家哀此筑独傷哉此輩誰耀大孽為公父母揚名顯
親今日吞苦誰盟惡契為公兄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誰結深冤為公妻子賊夫之婦歸遺細君賊子之子羞
殺公子誰坐仇屬為公親族或曰夷三或曰誅九惴々

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荼毒。且至國文府中避之。國文嘉定伯周奎育于府中。數日後。公主夢見先帝。先帝告曰。已許于上帝。逆賊惡貫滿盈。不久自滅矣。外人頗傳其語。始知公主尚在。張太后河南人。聞先帝已崩。將自縊。賊衆已入。偽將軍李燾亦河南人。入宮見之。知是太宮。戒衆不得侵犯。隨差賊兵同老宮人。以肩輿送歸其母家。至是又縊死。

二十五日各賊將宅中夾官滿地。職尊者刑愈重。幽囚士大夫。用夾棍通取金錢。古今未見之事。亦古今未有之慘。賊非親舊于用之臣。有讐怨于不用之臣。在點名時。士大夫之自欲用。與不自欲用耳。即夾亦有二。在要津清華者。則夾其銀。而在冷員間。散有觸其怒而夾之者。有已夾完銀。而仍用授職者。有已削髮而賊必不用者。有寧受夾而不肯到吏政府報名者。文品如禮政府侍郎楊汝成。部屬鄒逢吉。肅武官如駙馬冉與讓。太康伯張國紀。都督弘譜。

劉岱博平侯郭振明周鑑俱夾死。閣臣魏藻德夾四棍妻
二椽三子二夾。要銀十萬。完一万三千。方岳貢。要未一萬
刑不用納銀四百兩布四百疋。陳演一夾。要銀五萬。他如
閣臣丘瑜夾二夾。完贓五千兩。不死。留用。大冢宰李遇知
大司馬張縉。考大司寇張忻。大司空陳必謙。少宰沈惟炳
少司馬金之俊。方拱乾。李明睿。衛胤文。孫從度。方以智。趙
士錦。司官王鍾彥。申濟芳。沈自彰。楊玄錫。行取知縣錢國
瑞等俱夾死。復甦二十四日。賊點勲衛武職官二百餘員。

擲至平子門外。斬首二十五日。又喚諸文職官赴點。次早
點過五員。一連俱押鎖至田皇親府中。著偽都督劉用夾
棍拷打。招認贓銀。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凡十晝
夜死者千人。嘉定伯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擒去。
送偽刑官三夾不死。坐贓七十萬。府第藏庫什物田產俱
沒入。賊將李嶽據居其宅。幽嘉定伯。大肆凌虐。卜氏姑媳
自盡。平江伯陳治安。定國公徐允禎。都督袁祐。周銘。周鐸。
周鉉等俱夾傷。惟都督周鏡。劉繼祖自縊死。著李襄城追

勲衛犯贖私度必死遂自縊前門

翰林張維機夾二頭箍一箍奪賊刀自刎死

楊汝成夾一夾以玉杯金壺等物送王旗鼓仍授職

吳歷忠夾一夾托親友賂王旗鼓仍授職又逃回

鄭逢蘭夾一日一夜死

范方夾一日一夜死

呂兆龍先投御河為賊所獲夾一夾授成都府同知

蕭時豐夾四夾後死

張正亮夾二夾

吳伯棠夾一日一夜死

李起龍夾二夾後死

郝傑以削髮夾二夾

衛胤文以削髮夾二夾

劉明侯以削髮夾二夾

吳季昌以削髮夾二夾

姜尚弼夾一日一夜死

黃大武夾一日一夜死

馮垣登夾一日一夜死

各舖有同鄉株連者有無故牽扯者貨物立盡民不堪命
一時罷市

召兵政府侍郎梁兆陽入見文華殿叩頭曰

先帝無甚失德只以剛愎自用故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
民塗炭災害并至閩賊云朕只因為這幾個百姓故起義
兵到此陽又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恒代

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箠食壺漿以迎王師真神武不殺
直可比隆堯舜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敦不精白
一心以達知遇殊恩閩賊大喜留生留茶甚款曲辭行時
陽向上打躬賊亦向下打躬陽平身賊尚未復打躬出
語門生貢士伍世魁備載其語
河南商丘縣監生石侯姓原係監生出身生平極其作惡
里人甚惡之已選杭州府富陽縣丞叩丞相府獻下江南
策賊問何職對曰監生牛賊曰既是監生必然大富要銀

三千兩夾三夾棍立斃
太醫院平御醫者浙江人家資巨富同二子在京嘗與諸
大老交游聞賊大隊入城與老僕平交溼金寶于宅後御
醫更敝衣携二子匿于僻寺互戀宅中財物竟不他往
又心念主人父子時往寺中探望賊將獲平交究問其主
何在平曰已出城久矣賊知其尚未出城將平夾三夾棍
終不肯招竟夾死御醫父子乃獲全
二月中旬魏藻德夜聞刀兵之聲疑有小人入室隨喚家

人招看香無所見如是旬月及各路告急始不聞三月初
拳家又聞哭泣色每如此藻德自知不祥不敢告人第
寬言以慰妻子及賊至諸臣受刑者惟藻德獨慘妻子皆
被夾拶藻德飲冷水一碗亦未死至四月十三日同陳演
朱純臣等六人皆斬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與同鄉范孝廉兒女姻家孝廉以癸
未下第在京候選日久資斧罄然值賊兵圍城未珠薪桂
孝廉鬱成疾及城陷駕崩聞烟家周其以贖物賄平

旗鼓求選偽職考廉遂憤悶而死其子以窮邸不能殯殮
泣告于岳翁周某呵叱之且悔其親事賊將制將軍李
巖緝知縛周某于官房拷打三日而死
福建鄭老者年七十外矣祖孫三世寓京五十餘年專在
吏部火房辦事子姪從此出身者已十三四人貪污致富
家貲十餘萬宋企郊知其人因取履歷冊不到嗔其公署
不迎接命拏父子家屬等八人送刑官拷打追贖三萬鄭
老虽富其餘俱放京債在外不能完納囚禁數日父子五

人俱死

徽州汪箕家累鉅万在京當舖段店共有七所新納中書
專喜交結紳閩賊入城箕知家室難保遂上平淮四策
請領兵前驅自效閩問宋軍師曰汪箕可遣不偽軍師曰
此人家貲十方有七店在京且婢妾甚多今假兵前驅恐
是金蟬脫殼之計閩悟命發偽刑官追贖十萬夾三夾腦
箍一次箕熬痛不過飲冷水三碗斃
京中有吳術士者折字甚精林增志見城破急趨吳所問

禍福吳請書一字志卽寫一林字于柱上術士以此驚曰仁
木書于木上是三木相加也恐有君子懷刑之憂增志惧
卽投寺削髮項為賊兵所縛去賊將劉宗敏怒其削髮夾
四夾甚慘前說果驗
察陷賊朝官受刑被禁者尚有六十餘員彼特因賊氛
征熾神京失守忽傳
聖駕南遷又言太子在宮消息不真有不甘心徒死冀踐
曹柯之盟者有欲從容殉難思效田橫之客者無奈遽

陷賊網備嘗慘酷亦古今來乾坤一大變也今不錄其
姓名以便其殺賊敘功罹難諸君子又何必以前愆介
意哉至于潛逃回者亦有百十餘人未陷賊網尤無
介帶何不上疏自陳共為倡義之謀以雪辱國之恥乎
禮政府出示勸賊登極偽國公劉廷獻卽為倡首卒百官
于二十六日青衣小帽在午門外叩罪請命不允二十七
日移
先帝先后柩著賊將押太子送至城外百官俱不通知又

遣禮政府設祭二十八日百計索求大小官員嚴刑押出
凡所存衣服酒器等類悉歸賊所金銀必足色方完數不
完者再來此釐毫不恕拷索各官殆盡遍訪街市及各當
館細舖商賈及一切紳監官民甚至賣醬醋小菜僧人等
併茶酒飯店亦必括盡賊謂徽人皆挾重賞拷打尤嚴故
徽人不得逃出賊兵臂上寶珠金錙串滿人人如此月夜
飲酒間話刻々思婦二十九日遼東大總兵平西伯吳桂
桂見都城被陷忠肝無奈結連番兵入討李賊聞之懼傳

命速喚王桂父親原任總兵官吳襄來見禮畢卽令其寫
書招王桂降卽日封吳襄侯爵仍許一家皆有封贈王桂
乃父卽寫書羌人疾飛邊報投遞吳總爺書是日送上吳
王桂觀之大怒大哭咬斷中指望空拜謝其父將書扯破
大罵使者曰尔等逆天大罪敢自胡來遂殺之賊黨飛報
傳至李賊復拘禁其父王桂結同總兵馬岱此公早聞都
城已破遂殺妻子棄關而走至山海關見總督王永吉曰
國家大難何以安寢又拜見大監高起潛與吳三桂合謀

移同開外總兵結連番兵來復北京四月初一日賊宮議
僭禮有陝西舉人揚邑華王琦者撰勸進表以獻賊大喜
授編修自是都中諸生求考試者比比聞賊收張竇二官
女為妃禮政府出示百官于初三日勸駕賊將權將軍頒
示儀制凡文官俱受大將節制一品大職冠上插雉尾一
根公服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如自啓明光安
定成等字悉迴避朝中舊印牙牌彙交職方司收繳改印
為契頒諭鑄永昌錢遺賊兵各處搜銅三日方上偽軍師

宋矮子上書陳民間疾苦鴻臚寺等官習登極大禮牛豕
相與諸賊將議登極互相推諉擬定大順彙興將大明國
等字洗去是日各官勸進未允初三日順天府考死大二
縣童生首題天与之次題大君有命考舉人首題天下歸
仁焉次題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次日揭曉中十八人即候
吏政府選官先是李賊記室辛酉解元韓霖薦周鍾陳名
夏等可大用故牛丞相大優禮周鍾獨試一題士見危授
命諸人力懇宋企郊一體選用企郊曰新天子御極自當

另用一番人。余為諸公謀。不如以歸去為上。于是以漸逃。取出太廟神主。盡行燒燬。士民見者無不慟哭。賊臣輩。燭手捧以出。有一老人往前詬罵。長安快之。收駕庫儀仗。歸大內。以備登極。用鑄永昌錢。三日不成。初四日。各官齊至吏政府會集勸。初六日登極。是日天意大怒。降霹靂。打死偽官無數。此乃偽試官所出命題考試題目。天与之兆耳。至廿一日。李賊邊報甚急。軍民鼎沸。李賊癸怒。大殺百姓。男女約有二萬餘人。是日黑風蔽天。神號鬼哭。慘不可

言。李賊見不可為。立拘銀匠百人。凡金銀盡行鎔化。成磚以騾馬馱回陝西。庶吉士張家玉教賊十罪。侃々直言。挺然不屈。賊械家玉于大明門家。平為周公鳳翔門人。周公臨難作書與家玉曰。子貌如婦女。忠孝之性。耿然家玉接書哀慟。賊欲污以官家。玉不從。綑械五日。勺飲不入口。後釋之初六日。賊運砲調兵出城。備吳將軍兵牛丞相治酒待各官。各官俱至。獨職方司不到。署長班各處尋覓。知為賊將劉宗敏縛去。刑杖未加。即招贖百兩。及出門復為

賊將守門扯住私行拷賍反倍于前兩足夾傷以此不能
與席張家玉上書互相請旨歸里并直陳時夏一疏表揚
范璟文周鳳翔黃道周劉宗周魏學濂史可程等學濂已
被賊兵砍折一臂初六日陳演梁非陽等勸進不允傳示
各處耆老于初九日文華殿名見問民疾苦曉諭大將連
將官僚充餉銀兩造冊結數盡進大內宮僚暫放回家著
兵著守以候定奪初八日劉李兩賊將點各營兵馬遺王
將軍南征遺田李二將軍東征近京等處地方各遺將調

度白邦正專督江南糧儲屯扎宿遷又發賊兵往天津濟
南等處催糧所過之處婦女紛紛投竄搶涿州舊輔馮銓
到京要銀數萬近京等處鄉紳苛求亦如都中初九日賊
召禮政府少堂楊觀光入內殿問郊天何以不如董酒不
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楊曰天人一氣所感不如董酒
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
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穹賊云有理有理先生說得是以
後先生嘗進來講留坐留茶辭出打躬賊送至階下亦答

躬闖賊對劉李牛顧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
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
要他怎的是日百官勸進郎有允意制將軍李嶽上疏諫
賊四事一掃清六宮後請主上退居公啟俟工政府修葺
酒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進大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
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二文官追贓除
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名者殺刑官嚴追儘產入官
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

其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
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
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々皞々方成帝王之治一
切軍兵不宜借駐民房恐失民望一吳三桂興兵復仇邊
報甚急固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
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三桂許以侯
封三桂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
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于戈之亂可息矣聞

賊見之而惡之止批知道了三字卒不能行工政府喚工
匠鑄九聖金玉寶印又不成初十日丞相會同禮政府出
示定于十七日登極百官十二日午門前演禮十三日皇
極殿演禮十五日頒詔中外十六日幸學宮釋菜禮文武
官俱于園丘候駕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各官
撰表稱賀互相爭勝十二日百官畢集午門鴻臚寺挨班
演禮李賊與諸將俱不出皆在大內盤庫將金銀等器盡
數傾銷每千兩成一塊用鐵銷裝入各賊將解進者亦皆

如是凡在京大小官員俱日望賊登極有功者希圖封
蔭有罪者僥倖赦免驟聞邊報甚急半日間飛馬連報四
次勤王師四路連合吳三桂攻山海關將破眾賊首驚惶
無措登極之議遂懈百官大失所望聞賊遂點兵十萬逆
師精銳實止六千

附賊事奇聞

生茶店潘鵬者家貧殷富妻徐氏死平縣貢士之女妾楊
氏臨清妓女也城破之日鵬無計可施惟對妻妾哭泣而

已徐氏聞賊兵奸淫日甚意不復生乃暗取砒霜和酒俟
有變卽自飲楊亦如之忽二賊擁入鵬惶甚急上天花板
避之賊見二女美麗遂宛轉求觀徐羞赧不言取前毒酒
置几上揚會其意二賊喜甚斟酒勸徐欲償夙願立飲
而盡卽時面紅腫倒賊曰娘子酒量何淺也私喜其為甕
中之鼈矣復勸楊氏揚曰妾天性不飲若二位將軍有意
駐此乞滿飲此杯以大碗勸賊賊見壁上有琵琶又見楊
丰姿瀟灑料必風月中人因求揚妙音揚不辭彈一曲

二賊樂極暢飲正欲無恥忽喊腹痛頃刻間面青唇紫七
竅流血死鵬窺知卽跳下急取羊血灌徐氏徐甦醒謂鵬
曰一般毒酒我何以尚生耶潘曰砒毒性重沉底娘子先
飲又無多且羊血能解砒毒今是以無恙耳彼二賊之死
實亦天亡之也鵬卽收拾細軟二氏並改男粧同匿于他
所會呆將軍兵到乃得逃出
五賊一起同事內一髮子賊性最狡猾人皆憚之鬚賊獲
一婦獨享四賊亦共獲一美婦匿于靜室將為合歡之樂

鬚賊已知其事誑謂四賊曰我独有妻其奈汝等孤另何
昨于東首見一富族有美女三四不見男子在宅若合力
取之爾我之願皆遂矣四賊方慮朋奸必有嫌隙及聞此
言便隨鬚同往至一宅空心如也止存美酒教甕而已眾
賊從未見此佳釀遂飲者飲而扛者扛倏尔不見鬚賊及
抵靜室鬚賊已接美婦了巫山之夢矣四賊恨極共擒鬚
賊割其陽鬚死去一日方甦數日後鬚鬚盡落喉音低小
見眾賊不容遂投杜太監門下效勞日後同夥賊見之儼

然一內官形容矣

勲衛常守經鳳陽人善恢諧兼精詩畫与一小唱孔四郎
極相得四郎紹真入通文墨尚氣節因父選四川主簿未
任歿于京遂失身為小唱後感常勲衛德已遂托身常所
為刎頸交常每出入縉紳家必携之同往常雖居武職然
專以打點為事門路既熟應接不暇二年間積累萬金京
師人無不慕之嘗聞城破与四郎計議將金銀窖于他所
賊將官撫民訪知長班招稱守經有銀二万隨差賊兵拏

嘗夾三夾完銀四千又擊四郎四郎不得已指示所害之物乃得免仍以嘗守經解闖賊發落數日後同諸勲戚皆斬官撫民見四郎眉目俊秀語言聰慧心甚愛之遂留于帳下四郎心憶嘗某快、不樂次日撫民別宮醉歸又呼酒酌命四郎記歌侑酒四郎憤極至夜深秉撫民睡熟潛起取刀砍賊誤中其股賊驚喊四郎自知不免乃提刀罵曰我与嘗守經恩渝骨肉誓同生死你這賊囚既取其財又傷其命我為嘗守經報仇恨未遂願死必為厉且將扼

尔之喉食尔之心矣遂自刎頭已落地屍猶挺立不仆賊將大惧呼賊兵推之始倒
吳信世居齊化門東細段生理其妻王氏色嚴而性剛賊兵數人突入其家將信捆縛拷打要銀一千兩呻吟痛苦之聲直聞于內其妻知不能免遂閉門自縊一賊潛進內室部門而入見王氏高懸急救復甦賊將温言款語百端勸慰王氏如醉如痴默默不語賊遂強而奸之氏不能自主私心揣曰此身已非我有遂任其所為賊誤為悅而頌

已也。恣其淫態，將舌^手氏口^手氏柔，梳咬斷賊舌，賊痛極大。怒將刀從跨下一剖，直貫胸前而死。賊口含鮮血，奔竄而出。信猶為衆賊擁擠，索銀。衆見賊口鮮血，亂噴問其所以。言語一字不明，衆疑神怪作禍，遂盡散而去。信見妻被害，方知妻貞烈之故，其斷舌賊從此不能飲食，噴血不止而死人。以為王氏冤魂索命焉。

一富家生五子，四子皆強俊，一少子背駝而性至柔懦。賊兵至，其父母兄弟俱先逃避。駝子尚未吃飯，不意賊兵三

四人突至，駝子持切麪刀在手，立中堂喊曰：汝來汝來，賊衆亦喊曰：殺進去，殺進去。見駝子勢兇，不敢運入。但立二門外罵曰：我不殺汝，汝反欲殺我耶。遂狼狽而去。駝子家室得無恙。

城外女子張氏者，被擄賊，愛其美，將淫之。女給曰：我渴甚，子既愛我，幸即取水飲我。解我渴，則聽子所為。賊悅信之。行至井所，取繩繫瓦，確設水。女從後奮力排之，賊竟墮井。女遂脫。

有哨賊獨騎一馬至某村、民盡逃、獨李家姑媳二人寡
居、賊入其室、周視無人、兇索酒飲、調戲少婦曰、遠來必餓、
待我去、整治酒飯、先暖酒一盞、與賊、賊盡飲而醉、酣睡去、
姑媳二人計議、燒起滾水一鍋、先咳嗽以試之、賊不醒、又
以銅器擲地、作响、邑、賊不知覺、乃縛其手足、以滾湯滿頭、
澆之、賊熬痛不過、暴跳而死、
王家鎮錢舖尹奉泉妻極美、一少年賊先奸之、欲挈之行、
又一賊強勇見尹妻欲奪之、二賊相打、少年賊敗、尹奉泉

赴稟董賊將賊將拘四人、審問責奉泉縱妻偷漢、閨門不
嚴、打二十竹板、責少年者柔懦無用、不能庇護婦人、一捆
四十強勇者、釋放尹妻失節之婦、免刑杖、入官治中饋、奉
泉恚極家縊死

羅田女子王氏適耿某、纔三日、賊至某遇害、王氏大慟、其
姑老而瞽不能走、王氏恐已被污、而又恐瞽姑見及于賊、
遂扶姑哭而出門、行半里、遇一深池、竟拘姑同躍池中、溺
死

張家玉上闖賊陳情書

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百拜稱
駕于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
以尊賢敬德為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
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及一年有親戚
四老君王處此徑當賓禮之而不臣且比例于晉處士
陶旌別其門曰明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序庶不傷
人臣子之心不辜爾蒼生之望不然臨以刀鋸設以鼎

俎家玉者形影相哭從容而樂蹈之耿々此心誓無後
悔

張家玉上闖賊薦人才書

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百拜陳
情于大順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為多勸義獎忠于
順為盛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當亟為明郵贈之匪
但為明郵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亟為明隆禮之匪
但為明隆禮之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等當亟為明尊養

之匪但為明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殷人從周願學孔子為區區賓禮而乞繫之以明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義實欲遂我君王之大不寧也當此多方多士而在危疑驚喜之時莫若將家玉旌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請家玉決不蹈泥塗為班皂羞歸鄉里為父母僕哲殺身為牲可備天子大享上帝刀鋸鼎俎諒非負氣守

節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之辱之惟命生之死之惟命

周鍾為閩賊撰登極詔

上帝監觀實惟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惟徃代爰知得失之繇鑑往識今每恃治忽之故茲甫明朝久席大寧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煬弊恒多臣盡行私此同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尤之脂膏殆盡肆昊天幸窮乎仁爰致兆民爰若于禋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

